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寤鐘 第三回 陪嫁童妄思佳麗

季布為奴朱氏，衛青作僕曹衙。一朝貨與帝王家，金印腰懸斗大。自古英雄未遇，從前多少波查。有恩須索重酬他，有怨須當謝下。 右調《西江月》

話說楊氏串同孫婆，又將羽衝賣到桂府。見他幼年美貌，心中甚喜，取名秀童來。桂小姐名喚玉香，許聘本府臧知府之承戚可成為妻。可成少年讀書，已成怯症。戚公已知兒子將危，要娶媳婦過門沖喜。桂公嫁妝甚豐，自不必說，買了二個丫鬟，一個小廝陪嫁。你道羽衝這番怎肯賣與桂家？只因孫、楊二媒婆，時常引著他來到桂鄉宦家，買首飾，討丫鬟，都分與中人錢來家幫帖。楊氏使用他，一來見田先生得了不起之症，料應難在他家久住；二來見戚家是個鄉紳，或可借此讀書，以展其才；三來又見桂家新買丫鬟巧雲十分姿色可愛，就有個思想天鵝之意，故此將差就錯，任其賣與桂家，所有身銀，分毫不要，都送與田先生養老送終。話休絮煩。

且說戚家吉期已到，花燈鼓樂，火炮連天，好不熱鬧。娶了桂小姐，到戚家去與大公子花燭拜堂，當飲了交杯，依舊送他在庵中養病。那小姐空擔媳婦之名，未得丈夫之實，每日家獨守香閨，且喜少不知愁，還可逍遙自遣。戚太守見秀童美貌，不敢叫他在庵中服侍大兒子，卻叫他在書房服侍小兒子戚化成讀書。這戚化成只大得秀童一歲，只是性格粗疏，一脈不通。戚公請個飽學先生用心教他作文，終久是頑石難雕，鈍鐵難化。一日出題，叫化成作文，不知寫了幾句，便叫秀童泡茶，及至泡將茶來，早已神疲力倦，口中吃茶，眼睛打盹，把文稿拋在一邊。秀童看那題目，是「不得其醬不食。」遂看他做的破承題，道：

菜易於醬胖氣，故醬不得則聖人吐之矣。夫醬作料也，多則咸而且苦，少則淡而無味，務在不多不少之間，菜方快口。若有一些醬胖之氣，欲求聖人之沾唇而不吐之也，得乎哉！

秀童只看得一個破承，已笑倒在地，頓足揉腹，不能出聲。化成道：「你想是也看到得意處也。」秀童越發忍不住笑，又恐怕他吃惱，便接口道：「果然做得絕妙，我不覺喜笑發狂。」說罷，又笑。化成快活道：「我這文才何如？」秀童捧腹點頭道：「真乃名士高才，令游夏不能贊一詞。」化成喜道：「你既是個知音，必然也能會做，何不也作一篇，與我較個勝負。」秀童因久不做文，一時技癢，果然也作一篇，竟不起草，傾刻一揮而就。化成驚訝道：「你原來是個快手出身，怎一會就是一篇。」遂取過來看，卻一字不懂，連句也捉不過來，只含糊贊道：「妙，好。但是草率欠思索些，若再沉心想下筆，只怕要與我一樣的妙呢。」秀童料他不識，正要講與他聽，忽見巧雲來叫道：「小姐叫你呢。」秀童遂丟了文章，忙忙進內。走到房中，一見小姐，登時魂迷意蕩。原來秀童雖然陪嫁過來，卻從不曾看見過小姐，今日玉香小姐因要買些物件，才喚他進房吩咐，故此得觀花容。又見小姐嬌滴滴聲音，親口吩咐買長買短，秀童一發著迷。出來買完東西交付過，回入自己房中，暗暗思想道：「好個天姿國色的小姐，我怎麼也得這等個妻子，才不枉為人一世。」就越想越愛，情不能置，遂取笑做了十首雙疊翠，名《美人十勝》(略)。

秀童做完，情興一發難遏。恰好巧雲從門首經過，秀童一向見他生得俏麗，久已留心，今日正遇枯渴之時，就慌忙迎進來，將他誘入，色膽洋洋，竟一把摟著。秀童道：「來得好，求你暫救一急。」羞得巧雲滿臉通紅，一味死掙，那裡得脫身？層層衣服帶子，俱被扯斷。秀童之手早已伸進懷中，巧雲著急道：「好好放手，莫待我喊與人知，大家好好開交。」秀童涎著臉再三懇求，那肯放手。巧雲年已及笄，雲情已動，又見秀童俊雅可人，亦有俯就之意，早被秀童挨倒牀上。正是：

三生結就鴛鴦侶，一點靈犀透子宮。

原來巧雲猶是處子，鶯聲怯怯，幾聞於外，幸虧秀童乃是初試黃花，畢竟不是老棘，故此不至十分狼狽。二人匆匆見意，起來時兩個衣褲上，俱染得鮮紅累累，相視而笑。正在餘情不斷，忽聞內裡大呼秀童，二人遂踉蹌而散，不題。

再表化成。當日作文只做得半篇胡說，那中後四股，就求神拜佛，喊叫爹爹、奶奶，也再掙不出一句了。時天色將晚，又一心貪玩，遂將自己做的前半篇謄好，卻要將秀童文內後半篇湊上，又不知他的中股是那話頭，沒奈何拿來，從前至尾，逐個字一數，總算一算共該多少字，就平分分開，卻將後半篇不管是起句尾句，是也字是哉字，只照所算之數寫起，整整一字不改，謄完竟送與先生看。那先生看了前半篇，又氣又好笑，口中亂罵：胡說，狗屁不絕。提起筆來一頓亂又，及看到中間，不但氣不能接，且摸頭不著。再細心一看，才知是半句起頭，且又是一個起股，卻做得甚好，一直看至中後四股，愈看愈好，不覺擊節歎賞，因失笑道：「這個畜生，不知那裡抄寫程文，亂來塞責。」又思量道：「若是刻文，我怎未見？難道我把這樣好文，竟做了敗選不成。」遂忙喚化成問道：「你後半篇文字，必是程文，是那裡抄來的？」化成道：「是我肚裡做出的新文，不是什麼程文。」先生道：「胡說。那有前半篇放屁，後半幅燒香的？好好直說，還不打你，若再瞞賴，決不饒你。」化成見先生識破，就不敢支吾，只得說道：「後半幅是小廝秀童做的。」先生越發不信，就要取板子嚇他，卻值戚公進來，先生言其所以，戚公取文一看，見前邊的爛胡說，也不禁失笑，將兒子一頓肥罵；看看後面半篇，嘖嘖稱好。問化成道：「這是何人之文，被你寫來。」化成道：「委實是秀童做的。」戚公也不能信，化成道：「秀童未死，何不喚他來一問便知。」戚公大為驚，還半疑半信，連聲呼喚秀童。

秀童正與巧雲才完了風流事，一聞叫喚，二人忙踉蹌奔出。秀童走到戚公面前，戚公笑容可掬問道：「你昨日替二相公做文的麼？」秀童應道：「不曾。」戚公道：「但說不妨，我不責備你。」秀童道：「做是偶然做了一篇，卻不曾替二相公做。適問之作，還在二相公身邊。」戚公就喚兒子取他原稿，細細看閱，著實稱賞，胸中還有些疑惑，不能深信，就同先生當面出個題目考他。秀童這遭要顯手段，用心想一想，也不脫稿，瞬息又揮成一篇。戚公見他筆不停留，文不加點，頃刻完篇，已覺駭異，頗有幾分喜色。及看了這篇文字，比前那一篇更勝十分，不覺心服，大驚大喜道：「若據這文才渾厚，不但是兩榜中人，且大有受用，決非下流教靠(輩)之人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遂帶秀童進內，與夫人共相盤問他家鄉來歷。秀童盡以實告，又求切勿外揚，惟恐哥嫂得知，又生他意。戚公夫婦甚是憐憫，就吩咐他服侍，卻與二相公做個伴讀，不必又聽雜役。

自此秀童只在書房聽喚。他倒也有自知之明，料想小姐是今生今世不能得到他受用的，故此將這個無益妄想撇下，若遇著情不能釋時，便將巧雲聊當小姐，在暗中敘敘，所以倒得安心自在。那先生見他有這樣才學，也不把他作小廝看待，反著實敬重愛恤他，又叫他有暇時，也盡著讀書，再不阻撓他。秀童竟學問越進越長了。

不知後事竟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